

## 第一章 預備要和離

「姑娘，姑爺從表姑娘那回來了。」

聽到陪嫁丫鬢月白的稟告之後，蘇馨音抬頭看了看窗外，還是濛濛的一片昏暗。她揉了揉眼睛，話裏也還帶著困意，「他回來倒挺早。」

說完，蘇馨音就聽見了身旁雕花木榻的另一面，響起了掀簾開門的動靜，緊接著就是點燈叫水，一片細碎的聲響。

月白性子穩妥，就算心裏不痛快，也只是自個兒忍著，旁邊另一位穿著碧綠裙的丫鬢石青脾氣暴，早就忿忿不平的低聲念叨，「還回來做什麼？這麼不明不白混一晚上，如同養外室一般，還好意思叫一句表姑娘呢，真有本事索性領著她送到老夫人跟前去過了明路啊！」

許是太生氣了，越往後說石青聲音還越高了起來，蘇馨音不得不攔一下，「好了好了，這也不是第一天了，妳還沒習慣不成？再把妳自個兒氣著了更不值當。」沒錯，她三個月前嫁進了皇后的母家齊侯府，夫君齊茂行是侯府的長房嫡孫，年紀輕輕前途無量，長得又是唇紅齒白風姿俊秀，任誰都挑不出一處不好——只除了一點，她的夫君齊二爺另有真愛，丁點兒都不喜歡她。

新婚之夜齊茂行便和她攤了牌，只說連累她白擔了這個名頭，等他說服父母長輩之後就會與她和離。

才三個月之前的事兒，蘇馨音還清楚記著自己剛聽見對方這話的時候，心裏有多驚訝。

蘇老爺子自小便偏疼蘇馨音，因著年前日漸病重，原本就擔心自個兒若不在，其餘家人要回家鄉嶺南守孝，幾年下來平白耽擱了孫女的婚事。

正好遇上齊侯府有意，蘇老爺子也在宮裏時見過齊茂行，說他年少有為，是個好的，便催著家裏定了下來。

蘇馨音不願辜負祖父最後的好意，也相信祖父的眼光，便沒有多問，只是日日守著祖父，安安分分的備嫁。

正是因為如此，她的親事定得匆忙，在嫁人之前有關夫家齊侯府以及未來夫君的事都只聽過個大概。

嫁人之前，她曾經也預想過自己過門之後的許多種日子，能夠一團和氣、相敬如賓是最好的，當然也可能她運氣不太好，遇上了侯府高門規矩繁雜，她不得婆母長輩看重，不得未來夫君喜歡，過得並不算十分合心意……

但她萬萬沒有想到，這些都不是——

紅蓋頭剛剛掀起來，她連自個兒未來夫君的模樣都還沒瞧清楚，對方一開口就是要與她和離？

不過即便是當初再震撼，如今三個月過去，蘇馨音也算接受了這件事實。

齊茂行心中自有所愛，她插在中間又有什麼意思？

只要他當真能說服了家裏，和離便和離吧。

一說起這位表姑娘，石青就是滿心的氣不過，倒是月白怕再這麼說下去叫蘇馨音不痛快，在一旁拉了一把，只叫她手下動作快些，莫耽擱了姑娘出門梳妝。

石青雖然脾氣有點暴，幹活卻是最麻利的，聞言閉了口，手下穿花蝴蝶一般，不到一盞茶的功夫，就將蘇馨音上上下下打扮得妥妥當當。

蘇馨音從琉璃鏡裏打量一眼，垂雲髻鬆鬆挽在一側，斜插幾支金鈿珠釵，輕敷脂粉，淡掃蛾眉，一條對襟雲綢裙，素色的底子上襯著幾枝精細的傲雪紅梅，既舒服輕軟又不失端莊，當真是再好不過，於是滿意地點點頭，站起來吩咐一聲，「開門吧。」

這個門不是連通外頭的門，而是在屋裏東面的木榻扇，這些木榻的原意本是個內外間，夜裏時像這樣合上或是只留一小扇門，既暖和又安靜，等到了白日裏就全部打開，敞亮通明之餘也顯得屋子寬敞利索。

不過自打蘇馨音和齊茂行成婚的那一夜開始，這些木榻扇就少有打開的時候，一間屋子切切實實一分為二，齊茂行住東邊，她在西邊，互相不打擾。

因此這會兒隨便打開一扇，便能直接瞧見齊茂行的寢室。

蘇馨音進來時，齊茂行已經換好了衣裳，正在一眾丫鬟的簇擁下低頭洗漱，因要出門當差，換了一身雨過天青繡著暗雲紋的袖箭短衫，褲腿都紮得緊緊的收在玄色短靴裏，乾淨又俐落。

齊茂行自幼習武，本身就是劍眉星目的俊朗少年，再配上這一身清爽的衣裳，更顯得他身高腿長，比例漂亮得驚人。

抬眼看見蘇馨音，他示意丫鬟們都後退，先側過臉擦乾淨了嘴角水漬，才轉身朝向她，聲音也是元氣十足，「不是說了不必送，妳既愛睡，何必這麼一大早的起來？」

這話說的，蘇馨音自個兒又何嘗樂意這麼早爬起來，去上趕著請安挨教訓呢？

蘇馨音微微打了個哈欠，因為還不太清醒，聲音忍不住透出幾分慵懶的隨意，「往常是不必，不過今日二爺領旨護衛太子殿下出城，老夫人和夫人那我總得裝出個樣子來，若不然長輩們又要教訓我不上心了。」

齊茂行回首看她，上個月才剛十六歲的新婦，雙頰瑩潤膚白勝雪，微微一笑便露出一側面頰上小巧的梨渦，乍一看還透著些姑娘家的嬌憨。

但若當真是不知世事的小姑娘，這一團渾水似的侯府連他都暗自頭疼，她這個處境尷尬的孫媳婦，哪裏能整日的舞文弄畫、莳花弄草，過得比他還要逍遙自在？只怕這抱節居裏，再沒有比她更「聰明」的人！

聽著這話，齊茂行忍不住又開了口，「妳要去也成，只一會兒到祖母那，妳能不能別總裝著多在意我一般？妳這兒殷殷勤勤，只我一個求著和離，倒叫我成了個徹頭徹尾的渾人似的。」

「什麼叫成了個渾人似的？」

蘇馨音低頭按了按鬢旁的髮釵，聲音還是那般溫婉，只是說的內容就硬得咯人，

「我家裏也沒有硬扒著貴府的意思，既是無意，早時不提，到了大婚之夜才鬧和離，可不就是個渾人嗎？」

齊茂行的動作猛然一頓，咬了咬牙，聲音有些惱意，「我已說過，這親事並非我本意，是家中趁我從軍在外，自作主張定下的！」

「若只是商議訂親，我自然會提早與蘇家說明，可我得了消息回來時，六禮都已走完，第二日便要迎親，滿京帖子都發下去了，我還能不顧兩家體面，當著眾人悔親不成？」

蘇馨音微微瞪大了眼，語氣驚訝，「難不成我被騙了婚，還要多謝二爺您顧及了我蘇家的體面？」

當初是齊侯府主動遣了官媒來與她提的親，你府裏自家人之間說不清楚的瑣碎，與我蘇家有什麼關係？

這話一出，齊茂行果然立時說不出話來。

沒錯，在這門親事上，他對著長輩還可以理直氣壯，甚至橫眉冷對，但面對事前毫不知情的蘇馨音和蘇家，卻總是理虧的。

他難不成能不分是非，去責怪蘇家為什麼不打聽清楚他的意願，非要把好好的女兒硬嫁進來嗎？

這樣的話，便是旁人借他幾個良心，他也是沒臉說出來的。

沒奈何，齊茂行便是心中再鬱卒，也只能拿成親當日他們商量好的約定出來說嘴，

「此事是我齊家不對，妳我不是約好了，抱節居一人一半互不干涉，待我說服家中長輩後，和離之時我另有私產相贈，算是我賠償耽擱妳的這些時日。」

提起這個蘇馨音便也點點頭，「咱們當初是說好了的，我不管那位表姑娘，也不擋著你想法子和離，那也只是約好不攔著罷了，總沒有還要幫忙的道理。你是齊家的嫡親孫子，你嫌棄我，府裏人也就罵你幾句，又不會拿你怎麼著，可是我要也嫌棄你，老夫人和夫人那會對我有什麼好臉色不成？」

蘇馨音看他一眼，自己原本好好的日子過著，正正經經的嫁過來，就遇上他這個執意和離的夫君，原就是遭了無妄之災，能不爭不吵互不干涉已經算是大氣了。還想叫她也一塊得罪齊府的長輩，出面幫著他一塊和離？這小子在想什麼好事呢？看來還是她太好說話了，居然叫他得隴望蜀了！

齊茂行叫這一番話說得啞口無言，他將自個兒剛才的話琢磨一番，也回過味發現的確不太對。

到底進了春，天色也一點點亮得早了，說話的功夫天光已將屋裏映得透亮，齊茂行身邊春夏秋冬四個大丫鬟依次進來，滅了火燭後，溫柔地催促了幾句，說莫誤了去請安的時辰。

齊茂行回過神來，心裏倒是有了點慚愧的意思，只是少年人要面子，卻不肯在蘇馨音面前露出來，聞言只是扭過頭，冷淡了面色道：「也罷了，妳不出聲，我自與老夫人分辯就是！」

這不是廢話，當然得是你自己分辯了，不是你，難不成還是我嗎？

蘇馨音心下暗暗嘀咕，只是當著丫鬟的面不好多提什麼分辯和離便也罷了，只做出一副溫婉賢淑的模樣。

兩個人客客氣氣的點點頭，便一前一後面合心不合的出了門去。

齊侯府裏的老夫人本姓袁，是曾經跟著老侯爺起於微末，戎馬半生一起創下這份基業的老祖宗，老侯爺去後，就是這侯府裏輩分最大的老太君。

齊茂行生母早喪，自小就養在齊老夫人膝下，祖孫感情極深，她對這個唯一的嫡孫是恨不得捧在掌心上，當眼珠子一樣的看顧著。

這不，聽聞她最喜歡的孫子在門外請安，齊老夫人隔著門簾就連聲叫了起來，「是茂行啊？哎喲外頭風大，快進來快進來！」

一看見齊茂行就將他的手抓在手裏，一疊聲心肝肉的笑得見眉不見眼。

蘇聲音對此早就習以為常，只一副賢德模樣，規規矩矩的先對主位的齊老夫人問安，接著轉過身，也和下首的婆婆李氏見禮。

李氏並非齊茂行的親娘，是侯爺後娶的繼室，出身手段都平平，上頭齊老夫人不喜歡，中間丈夫厭煩，下面又只生了一位姑娘，沒得倚靠，故而不單對著齊茂行很是客氣，就是對蘇聲音這個繼兒媳婦，也從來沒擺過什麼婆婆的架子，見狀立即叫她起來。

齊老夫人拉著齊茂行在身邊坐下，問了幾句衣食起居，忽的想到了什麼，稍微嚴肅了面色，朝他問道：「聽下頭說，你昨兒個夜裏又是在外院睡下的？」

齊茂行一點也沒遮掩的意思，站起來回得理直氣壯，「是，表妹身上不爽快，孫兒去鴛鴦館陪著說了幾句話，見日頭晚了就索性在隔壁外院歇了一晚，也省得折騰。」

表姑娘吳瓊芳，是齊茂行嫡親姨母家的女兒，據說齊茂行的生母在時，還給兩人玩笑的論過親事。

可惜之後吳老爺犯事，連累全家都落了罪，除了斬首流放的，剩下的幾個女眷都落了賤籍，侯府念著親戚情分，從教坊裏將吳瓊芳買回來，在內院最偏僻的鴛鴦館裏安置了。

明面上倒還客氣的叫一聲表姑娘，但若想再論親事，卻是不能了。

這也是侯府背著齊茂行與蘇家訂親，之後齊茂行又堅持要與蘇聲音和離的緣故。一提起這位表姑娘，廳裏的氣氛就瞬間凝固，齊老夫人緊緊的皺著眉頭不開口，齊茂行在下頭站得筆直也不認輸。

至於蘇聲音，她就熟門熟路的低頭拿帕子捂著眼，做出一副她也是十分難過，實在是沒有辦法的可憐模樣。

半晌，還是李氏乾笑著插了一句，「若不然，索性給茂行納了瓊芳進門罷了，原本也不是外人，聲音又不是小性的，定然也不會在意。聲音，妳說可對？」

蘇聲音才不蹚這個渾水，只對她這個繼婆婆露出一個無懈可擊的微笑，卻是不搭話。

她不搭話，正僵持著的齊老夫人和齊茂行自然更不會理她，一片沉默中，自覺好心的李氏面上就有點訕訕。

齊老夫人原就正不痛快，親孫子拗不過捨不得罵，孫媳婦是受委屈的也不能說，湊巧這原本就看不上的繼媳婦撞上來，訓斥起來當真是一點情面也不留，「咱們是什麼樣的人家，有納一個官奴賤籍當妾的道理嗎？更莫提這是納妾的事嗎？茂

行他是想……」

說到這像是難以啟齒似的頓了一頓，略過這話又繼續罵道：「糊塗！」

再是沒有底氣的繼婆婆也是婆婆，婆婆被太婆婆訓斥，她這個小輩的孫媳婦說什麼話都不合適，蘇馨音只當自己沒長耳朵，重新低下頭，繼續「難過」起來。

可她不開口，齊老夫人並未放過她，訓斥過李氏之後又把話頭轉到了她身上，「馨音啊，妳這孩子年紀輕輕的，怎的整日裏就這麼一身素淡？茂行還是孩子心性，最喜歡瞧那鮮亮熱鬧的，也難怪妳……」

得，又來了！

蘇馨音忍不住在心裏歎了一口氣，反正在齊老夫人這邊兒，親孫子是肯定沒錯的，齊茂行不喜歡她，那就一定是她這個孫媳婦哪裏做的不好。

不說齊茂行不喜歡她不是因為她穿了什麼衣裳，光這個邏輯就叫她受不了，合著兩個人成的婚，現在卻成了她一個人的事？

蘇馨音不想多惹麻煩，乖乖應道：「老夫人說的是，妾身一時疏忽了，日後必定小心。」

她這人最是怕麻煩，因此在齊老夫人面前從來不反駁，認錯認的很快，但就是不改，不論在這五福堂裏說的多好聽，一轉身就還是該怎麼著還怎麼著。

次數多了，齊老夫人也多少察覺到她的敷衍，故而聞言還是緊皺著眉頭，一拍扶手滿臉悲痛道：「作孽！作孽啣……一家子人沒一個讓老婆子省心的……」

再是親祖母，對著這樣的齊老夫人，齊茂行也有些招架不住，勸了幾句就連忙說還要當差的話退了出來。

蘇馨音見狀，也立即做出一副「哎呀夫君要走了，好捨不得，肯定得去送送」的模樣，跟在齊茂行身後一道退了出來。

這對表面夫妻一路匆匆走到了五福堂院外，蘇馨音這才長長鬆了一口氣。

疾走了這一路，她除了暈之外還添了累，剛才在齊老夫人跟前還好一點，這會兒出了門，便不再強撐著，只敷衍的屈了屈膝，話裏還帶了半個哈欠，「二爺今兒個出門當差，諸事當心。」

瞧這模樣，要不是旁邊還有下人瞧著，只怕她的不耐煩就要明明白白擺在臉上了。

齊茂行縱然知道自個兒是做錯的一邊兒，但對著這樣的蘇馨音也很難低聲下氣。

他立在院門外，也是公事公辦的口氣，「我護衛太子殿下出宮巡查九城兵營，一去一回少說也要兩三日功夫，妳若是有什麼事去找老夫人就好。」

蘇馨音隨意地點點頭。

齊茂行又想到了什麼，側過頭不敢看她一般，沉聲補了一句，「鴛鴦館那我已留了人，不論什麼事，妳也不必插手費心。」

鴛鴦館就是那位吳家表姑娘的住處，這是怕她背地裏偷偷找真愛的麻煩，要防著她了。

剛在齊老夫人那受了一通「教誨」，蘇馨音對齊茂行原本就有幾分遷怒，這會兒再聽見這明擺著的防備話語，忍不住冷笑一聲道：「二爺既是這麼擔心表姑娘，當初便該一口氣娶她為妻，護她終生才是！」

齊茂行也回得平靜，「我原本就是如此打算。」

蘇馨音看他一眼，她生就一雙水潤透亮的杏核眼，滿懷笑意看人時眼波動人，帶著旁的情緒時便也格外生動明顯。

齊茂行就明明白白的在這一眼裏看出了嘲諷的意味，若能換成言語，大約就是——

說這麼好聽，那你為什麼沒有娶呢？

他決意離家從軍，原本就是指望著立下些功勞，好與殿下開口，除了表妹的奴籍，再與府裏提起親事，誰能想到不到兩個月功夫，兩家便這麼快定好了婚事！

齊茂行攥著拳頭，想要與她解釋個清楚，但是張口之後，又覺得以蘇馨音的行事，恐怕就算他將多年前的舊事都說出來，也未必能得著一句好話。

這般一想，他索性放棄了，只乾巴巴道：「妳只等著和離就是！」

蘇馨音微笑起來，「那你可得快些，已經三個月了，待你將我耗成了老姑娘再和離，咱們先前定好的賠償銀子可要漲不少，只怕你的私房都不夠用了！」

說完，不等齊茂行反應，乾脆的扭身就走。

大婚之前，齊茂行最擔心的就是過門的妻子小性狹隘，因為表妹的事和他鬧得家宅不寧，如今成婚數月，這個擔憂是沒有了。

但人性就是如此，妻子太在意他，他當然不樂意，可遇上了如蘇馨音這般的，他的心情也忍不住透出幾分複雜，總覺得是不是沒有表妹在，蘇馨音也不會對他上心？畢竟都這種時候了還只計較賠償銀子，他這夫人是不是也太冷心絕情了些？不過齊茂行面上到底沒多說什麼，見著蘇馨音走遠，也一甩手轉身出了院門。

而齊茂行都離開了，蘇馨音自然不會再去五福堂裏給自己找不痛快。

回了自個兒佔下一半的抱節居，旁的不說，先拆了頭髮，美美的再睡一個回籠覺。

## 第二章 毒性危及性命

一覺睡醒，暖融融的春日薄陽就已將屋裏照得處處亮堂，屋頂上一冬的積雪化成了凜冽的新泉，從屋簷上滴滴答答的落下，在青石磚上敲出清脆的聲響，顯得格外動聽。

蘇馨音在這融融的春光裏不急不緩的起了床，換上一身家常的舊衣，用過午膳和石青一塊對了一會兒帳本，也就到了下午的時候。

早上睡得足，也不必再睡午覺，蘇馨音想了想，招呼石青道：「二爺小庫房裏那一小盒珊瑚紅的顏料呢？找出來給我。」

她前幾日剛在齊茂行的私庫裏看到了一份珊瑚石磨成的顏料，那一份紅不光顏色正，裏頭還透著一粒粒的瑩光，很是難得。

橫豎都是要賠她的青春損失費，趁著今日有空閒，她就當提前收款了！

石青應了一聲，從牆角的鑲金木匣子裏找著鑰匙，正要出門，迎面就看見月白腳步匆匆的走了進來，聲音焦急道：「姑娘，姑爺回來了！」

蘇馨音一愣，「這麼早？」

「聽說出了事，路上有匪人衝撞，姑爺因護衛太子受了刀傷！」

路遇匪人，因護衛太子受了傷？聽著這話，蘇馨音頓了一頓。

齊茂行為太子伴讀出身，如今又是東宮親衛統領，再加上齊侯府乃是皇后娘娘的母家，不論是為了君臣本分還是血緣情分，齊茂行護衛太子都是應當的，但京畿附近尋常哪有什麼匪人，還能傷到太子身邊最貼身的親衛齊茂行，這得是什麼樣的匪人？

只怕是刺客還差不多！

比起蘇磬音還有功夫出神，一旁的石青就著急的多，連忙轉了回來，「不管怎麼著，既然已經回來了，姑娘您快收拾收拾去迎迎，若不然落在老夫人眼裏，又該說您不上心了！」

聽到老夫人這三個字，蘇磬音腦海裏就忍不住浮現一張川字紋深深的衰老臉龐，一張口就是那恨其不爭的「磬音啊」。

她一個激靈，連忙站起身，「快點，把外頭穿的衣裳拿過來，咱們披上就走！」早上沒穿齊茂行喜歡的鮮亮衣裳都要說上半天，這會兒齊茂行受傷回來，她要是去的遲上一點，齊老夫人那知道了，少說也得念叨她半個時辰！

為了自個兒的耳朵著想，蘇磬音沒到一盞茶的功夫，就到了齊老夫人住的五福堂。不過還是略有些遲了，她剛走到門口，便遇上穿著一身福字團紋衫，頭戴紅寶抹額的齊老夫人，在一眾丫鬟的簇擁下出來。

「茂兒怎麼了？」齊老夫人步履踉蹌，聲音裏都透著嘶啞，一手顫顫巍巍的抬起，當真是急得不行，「快，快去問清楚！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的乖孫兒傷了哪兒！」後頭一眾丫鬟婆子連連勸著些諸如「老夫人慢著些」、「等等下頭抬轎子來」之類的話。

齊老夫人哪裏等得及，怒斥著丫鬟們多事，抬腿就要往二門趕。

蘇磬音一個縱步，搶先扶住了齊老夫人伸出來的胳膊，低頭拿帕子按著眼角，胳膊還微微顫著，好像是已經急哭了似的。

她上輩子聽實習的學姊說過，上級著急發火的時候，待在她最近的位置，最不容易受到波及。

果然，齊老夫人完全顧不得和她多說，只是把她的手心抓得緊緊的。

蘇磬音也不勸，她只當自個兒是個毫無感情的工具人，由著齊老夫人抓著她撐拐杖似的出了五福堂的大門。

剛出迴廊不遠，迎面碰上了齊通和李氏夫妻一道趕來。

侯爺名諱齊通，是齊茂行的親爹，也就是蘇磬音的正經公公。

齊通剛過而立之年不久，一身靛青長袍，舉止斯文，到底是一府之主，雖也著急，卻還穩得住，「母親怎的就這麼出來了？才化的雪，路上若摔了可如何是好？」

蘇磬音按著規矩轉身見禮，心下也不禁鄭重了許多。

她這個公公自詡文人雅士，覺得除了聖賢書外再無正道，對齊茂行這個走了武道的兒子向來不喜歡，兩人一見面就和仇人似的。

且他很是講究君臣父子那一套，從來都只有小輩們給長輩請安，沒有當父親的移駕接兒子的道理，這會兒居然也趕了過來……

這麼一看，齊茂行受的傷，只怕不輕了！

也是湊巧，她才想到這，院牆外頭就忽的響起一陣嘈雜的人聲，再隔幾息功夫，就又有小廝飛奔而來，一路稟報著，「二爺回來了！還有東宮遞牌子宣來的太醫，說二爺受了刀傷不好多挪動，只叫一氣兒安置好了再瞧！」

齊老夫人聞言，口下不停，連吩咐帶詢問，「快，使人先去抱節居，叫人先把屋裏收拾乾淨了！床鋪都緊軟和著鋪好，茂兒都是誰抬著？叫他們千萬抬穩了，到底是傷著哪兒了？太醫怎麼說的？」

連續的問題只把那小廝問得冷汗都冒了出來，簡直不知該先回哪一句，齊老夫人見狀，就又乾脆擺擺手，「罷了，我親自去瞧！」

好在到了這地步，府裏已有幾個婆子抬了輕便的小竹轎匆匆而來。

見狀，眾人便也不勸了，只扶著齊老夫人上轎，蘇馨音就這麼隱沒在這前呼後擁的一眾人裏，連催帶趕的回了抱節居。

齊茂行是被徑直送回屋裏的，沒有往五福堂那折騰這一圈，到底要更快一些，蘇馨音到院裏時，齊茂行已被安置下來，太醫正在包紮傷口，丫鬟們來來往往，端盆的送水的全都手忙腳亂，滿面的焦急無措。

石青不在，月白趁亂來到了蘇馨音身邊，不用她問就已壓低聲音，簡略說明了大致情形，「姑爺腿上受了刀傷，現在還昏迷不醒，太醫正治著。」

蘇馨音微一點頭，就跟在齊老夫人與侯爺李氏身後走到了床榻近前。

隔著眼前擁擠交錯的人影，蘇馨音看了眼躺在床上的男人。

齊茂行面色慘白，腿上的確有著暗紅的血跡，嘴角甚至隱隱透出幾分青紫，雙眼緊緊閉著，周圍這般嘈雜的動靜一點都沒能吵醒他。

只看了一眼，齊老夫人就已心疼得哭了起來，一旁的丫鬟婆子們連忙勸著扶她到了外間的大圈椅上，怕齊老夫人看著哭得傷身，也避免耽擱太醫治人。

等著那白鬍子的太醫停下手，齊通身為在場唯一的當家男人，立即問起了兒子的傷情。

老太醫姓胡，一面擦著滿是血跡的雙手，一面透出幾分無奈，「傷口倒不深，只是這毒……」

幾句話功夫，眾人便知道了，齊茂行腿上的傷勢其實不算十分要緊，叫他昏迷不醒的緣故，是扎進來的刀刃上有毒。

至於是什麼毒，送他回來的東宮侍衛們並不清楚，就連東宮匆匆請來的胡太醫一時間都摸不著頭腦。

沒辦法，他是軍醫出身，最擅治這進了皮肉的外傷，太醫署裏因為聽聞是受了刀傷，直接就將他派了過來，誰承想刀上還帶了這般刁鑽的毒？

他只擅治傷，卻不擅解毒，世間毒藥成百上千，還是這般不常見的，就算是太醫也不可能藥到病除。

胡太醫能做的，也只是立即擠出毒血，又在傷口上拿布帶緊緊綁住，免得毒性擴大，剩下的還是要找精於解毒的同僚過來，先知道是什麼毒才好對症下藥。

至於這毒性厲不厲害，能不能解得了，解了之後可會有什麼毛病……胡太醫對這些問題一概沒有准信，只是面色越問就越凝重。



等到屋裏沒了外人，齊通立在昏迷的兒子床前，面色難看的歎息一回，叮囑蘇磬音仔細照料，又不放心的繞去屏風處看齊老夫人，也是上下兩頭著急。

蘇磬音點頭應了，先把哭哭啼啼的丫鬟統統打發到外頭，只留一個小丫頭在門口守著聽差，屋裏這才算是清靜下來。

但缺點也是有的，安靜下來之後，外間侯爺和齊老夫人的說話聲也就清晰的響在屋內。

「母親莫急，茂行一向精於拳腳，定是吉人自有天相。」

「我怎能不急！你這個混帳……我就知道，你恨不得茂兒死了，好給你那庶出兒子騰地方……」齊老夫人越說語氣越是嚴厲，「你快休了這心思！有老婆子在的一日，這侯府就給不得你那庶出的兒子！」

齊通簡直手足無措，聽著聲音已是跪下了，「您這是什麼話，茂行是兒子的嫡子，如何能不上心？」

齊茂行對於齊老夫人實在太重要了，聽聞孫兒受傷，連侯爺這個親兒子都要退出三射地去，訓得疾言厲色，就更別提旁人了。

這個時候，蘇磬音更不可能出去冒頭，她垂下眼眸，看了看床上齊茂行慘白的面色，拿帕子給他輕輕擦了擦額上的冷汗，又瞧著他嘴唇都乾得嚇人，沒敢隨便餵水，就只叫月白去另取來乾淨的帕子，蘸了清水稍微沾一沾濕氣。

像是感覺到了這一點水氣，齊茂行抵了抵泛白的嘴唇，眼皮微微抖動幾下，竟然就這麼醒了過來。

蘇磬音微微有些詫異，也不算太意外。

齊茂行自幼便習武，十四歲上就實打實的從軍上過戰場。

素日都是一身世家子弟的錦衣華服，倒也瞧不出什麼，可蘇磬音剛過門時，偶然早起看見過一回他在院裏練劍。

當時他就只穿一件單衣，身手乾脆俐落，閃轉騰挪矯若遊龍，一把長劍銀龍般錚錚有聲。

他又最是講究，簡直到了有些潔癖的地步，才剛剛練罷，還是滿頭大汗，就一扔長劍解著衣裳往裏走，吩咐丫鬟備水沐浴，行動間露出衣衫下的肌肉，修長緊致，線條流暢得如林間花豹一般。

有這麼一副好身體，這會兒能夠這麼快醒過來，也算是情理之中。

齊茂行醒來之後，眼神迷茫了一陣，就立即恢復了清明。

他看向蘇磬音，面上透出幾分迷茫，「蘇……磬音？」

聽著外頭齊老夫人還在生著氣，蘇磬音一時沒有聲張，壓低聲音應了一句，「是我，你受了傷，被抬回來了。」

齊茂行聲音沙啞，「我記得，不過是尋常刀傷……這是，怎麼了？」

蘇磬音也沒有隱瞞，直言道：「傷勢無礙，只是刀刃上淬了毒，來的胡太醫也瞧不出是什麼毒，剛擠了毒血，又叫人去請懂毒的人過來。」

齊茂行秀氣的眉頭緊緊皺著，「我，此刻感覺不到自己的右腿……」

聽到這句話，蘇磬音的動作忽的一頓，她微微側頭，看向他的傷處沉默了一陣，

才少見的柔和了聲音，慢慢的開了口，「許是毒還未擠乾淨的緣故，等到毒解了或許就好了。」

齊茂行敏銳的聽出了她的安慰，眸光閃動一下，卻沒有追究，只是側過頭，嫌棄的避開了蘇馨音給他潤水的帕子。

蘇馨音知道他這愛潔的毛病，主要現在是傷患便也沒計較，反而退後幾步，招呼了守門的小丫鬟，低聲吩咐道：「悄悄的去問太醫，二爺這傷可能進米水？若是能，先叫人送一壺炊熟的山泉水來。」

齊茂行剛剛醒來，聲音虛弱得很，不靠近點都聽不太著，而蘇馨音因著外間齊通與齊老夫人的爭執未完，不想冒頭，這幾句話也都是特意壓低了聲音，因此一時間齊茂行醒來的消息並沒有傳出去。

外頭齊老夫人的怒氣像是下去了些，聲音也低了幾分，但只要留心聽，倒也能隱隱聽見幾句。

這會兒聽起來，齊老夫人已經軟了口氣，「罷了，我知道你私心裏心疼君行，可你莫忘了他那娘是個什麼德性！只說謀害主母這一樁罪，她留下的孽種即便給茂行賠命也是應當！」

齊通並未反駁，又磕了一個頭，滿是息事寧人的口氣，「母親說的是，都是兒子的不是。」

再是有脾氣的老封君，對著頂門立戶的成年兒子，也不好太過強硬，齊老夫人鬆了口，齊通又道了一次歉，母子兩個便漸漸緩和下來。

連蘇馨音都能隱約聽見的對話，齊茂行自幼習武耳聰目明，自然更是聽得清清楚楚。

他只略微聽了幾句，嘴角便緊緊抿起，扭過頭一雙星眸看向蘇馨音，又說起了剛才的話題，「妳也不必哄我，放心，若我這腿當真廢了，咱們立即和離就是，我定然不會耽擱妳。」

再是存著照顧傷患的心，聽著便宜夫君這鏗鏘有力的話，蘇馨音也有些忍不住了，她冷笑一聲，嗓音壓得低低的，說的話卻是一點兒都沒客氣，「得了吧，你要真想和離，還是盼著自個兒沒事。三個月了都沒能說服家裏，這會兒成了廢人倒要和離？你齊茂行不在乎名聲，我蘇家的女兒還是要的！」

她娘家雖然沒有未嫁的同輩姊妹，可兩個兄長膝下還有年幼的女兒呢，嫡親的姑姑剛剛嫁人，結果夫君一出事，她就立馬和離？

這樣忘恩負義的惡名傳出去，在這個地界當是什麼小事不成？

齊茂行顯然沒有想到這一點，聞言一愣，還要再說些什麼，可蘇馨音卻懶得再和他多說，逕自站起轉了身。

於是，齊茂行便親眼看見了剛剛還對他不假辭色的名義夫人，對著他快速換了一副高興不已、只差要喜極而泣的模樣。

緊接著，她雙手掩面，很是激動的喊了一句，「夫君你醒了！」

齊茂行愣了這一下的功夫，就錯過了阻攔的最好時機，蘇馨音的話音剛落，剛剛才到外頭的人，從齊老夫人、齊通李氏到丫鬟婆子，又都一股腦兒的湧了進來。

他剛剛醒過來，頭還一陣陣暈著呢，這會兒這麼多人進來，哭的哭問的問，聲音傳到他耳朵裏，簡直是聲聲化為實質，一下下全都敲在了他的腦袋上。

再一瞧退到了床尾的蘇馨音，面上仍是一臉擔憂，似模似樣的抹著並不存在的眼淚。

假的很！

齊茂行只覺得頭都被她氣的疼。

只是這時候，齊茂行也沒有力氣再去和她爭辯計較，他太難受了，即便想著祖母春秋已高，這麼記掛只怕會傷了身子，努力咬緊牙關叫自個兒提起精神，也只不過勉強叫了一句「祖母」，之後眼皮一沉便又沉沉倒了下去。

齊茂行再次睜開眼睛時，屋裏已經安靜下來，映入眼簾的是窗外射進來的朦朧金光，一片靜謐裏直叫人分不清是真是幻。

但只幾息的功夫，齊茂行就瞬間從這迷茫裏回過神來。

是了，他今早護衛太子出城，路上出現刺客，原本算不得什麼，不料太子身邊一個積年的侍衛竟然大逆通敵，在要緊關頭拔刀對著殿下。

那叛徒離得太近了，又事出突然，他雖成功救了殿下，腿上卻也中了一刀……

對了，那刀上有毒！

回過神後，他腰背用力，試圖起身查看傷處，但伴著這個動作，察覺到的卻是身下的一片麻木。

昏迷之前，沒有知覺的還只是右腿，現在卻是雙腿都動彈不得了！齊茂行眸光猛然一凝。

外面像是聽到了他這一番的動靜，隨著一道清淺的腳步聲靠近，幔帳一動一張，熟悉的恬靜面孔便出現在他的面前，「你醒了？」

正是與他剛剛成婚三個月的夫人蘇馨音。

齊茂行吐出一口氣，當著蘇馨音的面，沒有再繼續這不甚體面的掙扎，只抬頭問道：「祖母回去了？沒將她老人家急壞吧？還有，我中的是什麼毒？還沒解嗎？」

蘇馨音動作小心的將床帳掛起，聲音輕輕的，竟然顯得格外溫柔，「二爺莫急，老夫人晌午時候好不容易勸回去歇息了，侯爺和夫人也是才離開不久，方才胡太醫趁著你昏迷又施了一回刀，才將你傷口的腐肉去了，你這會兒想必沒力氣，先用一碗湯墊墊再說。」

腐肉？他今天才受的傷，哪裏來的腐肉？

齊茂行神色一變，不知從哪來的力氣，竟是只靠上身便猛地撐了起來，一把握住蘇馨音的手腕。

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，就已叫他冷汗涔涔，可是齊茂行顧不得這些，他緊緊盯著蘇馨音，聲音沙啞問：「妳與我說實話，我這腿可是廢了？」

蘇馨音聞言一頓，眼神微微躲閃。

「不必騙我，成婚三個月，妳在我面前何時這般溫柔小意過？」

齊茂行不待她尋藉口，就逕自打斷了，眸光閃閃，聲音冷靜，「妳只實話告訴我，

我撐得住。」

齊茂行心頭發緊，相處三個月，他對自個兒這夫人的性子也算知道不少，最是個冷心無情，只掃自個兒門前雪的。

她若是毫不在意，甚至像剛才那樣冷嘲熱諷、不假辭色都還好些，此刻卻這樣溫柔，說他只是尋常小傷都不可能！

沒料到齊茂行如此敏銳，蘇馨音一時有些沉默。

剛看到齊茂行的傷勢時，她其實並不算十分在意，哪怕聽到齊茂行已經感覺不到自己的腿，她心底也只想著再厲害至多就是落下些殘疾，總不會危及性命吧？

但是齊茂行昏迷的這半日，太醫署裏又接連來了三四位太醫，一一看過後他們對這毒都是一籌莫展，唯一診出的是這毒極為霸道，其毒性傷的其實並不是腿，若是不解，刀傷且不提，人的五臟卻會一點點的虛弱，多則幾年少則幾月，終究會就這麼喪了命去。

齊茂行此刻下半身之所以毫無知覺，也並非是因為中毒，而是剝下了中毒最深的皮肉，又用太醫特意商量出的方子配出的藥，用來延緩毒性發作的時間。

就算這樣，也不過是多撐一些時候，沒有解毒之法，喪命便是遲早的事。

蘇馨音心懷不忍，原想著先好意哄過今日，不承想才說了一句，齊茂行便立即察覺到不對。

反正知道也是遲早的事，蘇馨音見狀便沒再隱瞞，只把太醫的診斷都一一說了。

### 第三章 悄悄接了密旨

齊茂行顯然也沒有料到這毒如此詭異霸道，竟會危及性命，緊緊攥著她的手心還在微微顫抖，死死的咬著牙關，一時間竟是僵住了。

雖說只是表面夫妻，並且幾個月來還經常有些口角爭執，但到底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深仇大恨，眼看著清早還是意氣風發的俊朗少年，一日之間就落到了這般下場，蘇馨音也是滿腔複雜。

等了一會兒，蘇馨音便有些惋惜的又勸了一句，「只是幾位太醫不通解毒之法罷了，世間能人異士頗多，也未必就是絕路，府裏已派人去請各地高人，說不得過幾日就有好信兒回來。」

這麼幾句話的功夫，齊茂行終於從恍惚中回過神，他極輕極緩的悠悠吁了一口氣，鬆手軟在床沿，向來元氣十足的清朗聲音，也禁不住透出幾分無力，「我知道了。」他剛才雖也虛弱，卻只是因著身體受傷，內裏勃勃的精氣神還在，但在得知自己命不久矣之後，這一瞬間的頹敗，卻似是從骨子裏透出來一般，從裏到外都浸透了。

蘇馨音抿抿唇，才張口說出一句「二爺」，便看見齊茂行抬頭打斷了她。

他像是猜到她要說的話一般，眸光內斂，聲音卻已恢復了平靜，「我知道了，妳也不必再勸我，有太醫照看著，我距毒發身亡還有幾年光陰，其間若是尋出了解毒之法，自然是我僥天之倖，若是當真不成……」

說到不成這兩個字，他到底還是緊緊攥著手心，沉默了一瞬，才繼續垂首道：「我身為家中長房嫡出，又為太子親衛，為殿下擋這一刀原也應當，不過認命罷了。」

蘇馨音明白他的意思，不光是他身為親衛，如果護衛不利罪責可也不輕。要知道當今皇后唯有太子這麼一個兒子，齊侯府是皇后的母家，那就是天生的中宮太子黨，除了擁立太子沒有第二條路走的。

今天齊茂行要是不受這一刀，現在性命垂危的指不定就是太子，聖上近年一直多病，太子若是不保，皇后與侯府未來便都堪憂。

他這一命，救下的不光是太子，還有齊侯府滿門的榮耀和前程，說一句應當都是輕的，說得直白些，這簡直是再划算不過了。

但是道理說得再清楚，刀子不落到自個兒身上，誰都不能替人說不疼。

不管怎麼說，齊茂行是個才剛剛十六，並且錦衣玉食、順風順水供養出的世家子弟，冷不防遇上這種事，沒有崩潰哭嚎或者歇斯底里，蘇馨音都覺得已經很不錯了，更別提還能如此快的說出這麼一番通情達理的話來。

果然是長房嫡孫，又是從小就被當作侯府繼承人養大的，既是伴讀又是從軍，就算年紀輕，擔當也和尋常的少年不一樣。

蘇馨音正待再說什麼，外頭忽的有丫鬟稟報，說是宮裏派了天使來，一會兒便要親自過來看望二爺。

齊茂行這傷是為了護衛太子受的，又是正經的外戚血親，派人來看望賞賜原本也是正理。

接駕不算一件小事，雖說宮裏不可能叫齊茂行這個傷患起身行禮謝恩，但衣裳頭髮總要收拾更換，接旨的香案之類也要備上，再加上打掃拂塵、該送的孝敬荷包……一件件瑣碎都需人準備。

蘇馨音聞言連忙轉了身，走到門口便打算叫人進來。

但叫她詫異的是，她出門一問，卻得知這會兒屋裏得閒的就只剩兩個名為桃月蒲月的二等小丫鬟，剩下的不是在外頭就是有差事。

這簡直是笑話，蘇馨音家裏清貴，嫁進來時才只帶了月白石青兩個貼身丫鬟，齊茂行可沒這麼簡樸！

身為侯府裏最受看重的繼承人，屋裏春夏秋冬四個大丫鬟、一月到八月八個二等丫鬟，這還只是有體面常露面的，外頭那些做粗活都不能進屋的丫頭婆子，算起來沒有幾十也有十幾，上上下下，不論哪處都是伺候得周到殷勤，從來不必她這廂插手。

外頭的且不計，只這屋裏服侍的足足十二個人，如何就淪落到了只剩了兩個小丫鬟守門的情形？還說什麼另有差事，齊茂行還在屋裏躺著，這抱節居裏服侍齊茂行的丫鬟，能有什麼「另外的」差事？

只是這個時候也沒功夫計較這些，留下的桃月蒲月兩個年紀小不經事，不得已，蘇馨音又叫了月白石青過來，連自己也親自挽袖子幫了點忙，好歹是在天使過來之前把齊茂行都收拾妥當了，只是卻顧不得再打扮她自個兒。

不過她原本也沒有露面的意思，聽著天使進來的信兒，就一拍手心將齊茂行撂下，轉身躲到了另外一頭。

齊茂行對於蘇馨音的反應倒是不意外，這一次皇后娘娘與聖上都賞下了東西藥材，

他按著規矩，在床頭坐直身，領了口諭，恭恭敬敬的謝了恩，待到傳旨的天使說罷離去，一個守在後頭的內監卻留了下來。

齊茂行認得他，這個是太子身邊的親信太監，姓魏，他自小在宮中伴讀，算是老相識了，見狀便也客氣開口，「可是殿下有什麼吩咐？」

魏公公待他亦是十分恭敬，先是照著常例傳了太子對他的厚待嘉獎，客氣一番之後，瞧著屋裏沒有外人，便低頭上前，壓低嗓音道：「將軍身上的毒，太子殿下已經知道了，還請將軍放心，您這毒殿下已知道何人能解，最多不過三日便會將人帶來，必能為將軍解得此毒！」

以殿下的身分，既能說出這話，定然是十拿九穩的。齊茂行聽著心頭先是一凝，接著又是一跳，一時間又是驚又是喜，只覺這一日裏的經歷，對他來說當真是大起大落，恍若重生一般。

「只殿下的意思，是要請您委屈些，對著外頭還裝作中毒不癒、性命垂危，一來是能催著聖上那頭查清刺客來頭，二來呢就是……」

魏公公低著頭，細細又在他耳邊清楚的傳完了太子的原話。

知道自己的毒能解，這些對他來說自然都不算什麼，齊茂行靜靜聽著，直到對方說完後退，方才拱拱手，神色鄭重的應了一句，「殿下放心，屬下必不辱命！」

抱節居另一頭的蘇馨音，自然不會知道齊茂行這麼會兒功夫，就已經接了一道密旨。

她在榻上坐下，先就著熱茶吃了自個兒每日下午都要來一份的點心，之後想了想，吩咐月白派人將抱節居裏的丫鬟們都找回來，待會兒在院裏候著。

月白答應著轉身而去，蘇馨音從窗外瞧著浩浩蕩蕩的天使已經走了，隔壁又重新恢復了安靜，這才拿溫水洗了手臉，重新過來東邊。

齊茂行還沒有躺下，正直著身子坐著，叫僅剩的兩個小丫鬟一顆顆的解著衣襟上的扣子，他這人講究，出門時穿的衣裳，回屋都會立即換下，更別提像現在這樣穿外頭的衣裳躺在床上，方才是接旨不得已就算了，現天使已離去，立即便要換下。

只不過才知道中毒的事，這會兒這麼快就能講究起這些了？

蘇馨音留神看了看，發現這會兒的齊茂行，比剛才面對她時還更平靜一些，像是經過了這段時間的思考，已經看清了生死似的，居然有了些自在從容、泰然自若的淡然。

不論這表現是不是裝的，就算是心裏慌得很，只做出這麼一份表面的平靜，齊茂行這個人，也比她想像的要堅強許多……

要知道，自從大婚當天見識了他口口聲聲要和離的行徑之後，她一直覺得自個兒這個夫君，就是一個被家裏慣壞了的天真紈褲呢。

想到這個，再看眼前的齊茂行，蘇馨音不禁生出了一種刮目相看的敬佩之情，再想想他如今不良於行、身中劇毒，說不得已經活不了多久的下場……她的心情就

更加複雜，之前的言語衝突也一下子拋到了腦後。

瞧見方才的參湯已經涼了，她便親自端了起來，帶了幾分關心的開口道：「已半日沒用膳了，總是要吃些東西才好。若不然先吃一碗熬出油花的碧米粥怎麼樣？再配些溫養的小菜，還是二爺有什麼想用的？我這會兒就叫下頭做了，順道再熱一碗參湯來。」

自打成婚起，齊茂行還當真從沒見過蘇馨音這般「賢慧」的模樣，他被夫人敷衍無視，偶爾還要冷嘲熱諷幾句慣了，一時間頗有些受寵若驚。

他也知道對方大半是看在他「命不久矣」的分上，但他家教森嚴，又不是不知好歹的，旁人有禮，他暗自慚愧之下，便也只有更客氣的分，遂直起身斯斯文文的拱手應了。

蘇馨音見他這模樣了還這般有禮，態度也就更加和氣，頓時一對兒「相敬如冰」的表面夫妻，你容我讓竟也當真有了些相敬如賓的和諧意味。

就在這時，剛剛退出去的丫鬟在門口行了一禮，偷偷瞧了蘇馨音一眼，小心翼翼道：「二爺，表姑娘從鴛鴦館過來瞧您了。」

這話一出，就像是一陣妖風似的，立時就把剛才和諧的虛假迷霧吹得乾乾淨淨。

齊茂行面色一頓，蘇馨音眨眨眼，低下頭，款款把手裏的參湯重新放了下來。

聽到鴛鴦館表姑娘過來的消息，蘇馨音剛剛那關懷欽佩、慚愧惋惜……各種情緒夾雜的複雜感覺，一瞬間就消了個乾淨。

也是，齊茂行哪裏輪得到她來感慨，人家有真愛呢！

回過神後，她也不出去了，不急不緩的斂斂衣袖，走到了一旁的圈椅上，表情恬靜的坐了下來。

她下午避讓出去，是因為儀容不整避讓皇家，那是天經地義，可現在出去算什麼？她這個表嫂避讓表妹？正室躲著「真愛外室」？

以這侯府裏的一貫德性，她今日若是退出去，二奶奶躲著表姑娘的流言，明日就能在下人裏傳得風風雨雨，保不齊都敢說是齊茂行衝冠一怒，為了表妹，親自把她這個正妻趕出來的！

齊茂行或許是真的活不久了，可她在這個府裏待的時間恐怕還長著呢，自顧都不暇，實在沒有餘力給他們這一對兒有情人提供便利。

蘇馨音眨眨眼，決定最多等齊茂行開口讓她迴避的時候，她拒絕得婉轉一點，也不故意臊他了。

也算是看在他身為重傷患，的確是不容易的分上。

但齊茂行一時卻沒有想到這個，只隨意點點頭，便示意請表姑娘進來。

蘇馨音雖然成婚第一日就知道表姑娘的存在，但或許是因為處境尷尬，這位吳姑娘一直住在鴛鴦館裏深居簡出，從來沒有在抱節居裏冒過頭，她還確實一直沒見過真人。

聽了這麼久的名字，第一次就要見到本尊，蘇馨音還真有了點興趣，神色不動，只身子不易察覺的微微往前傾了傾，黑亮的眸子也透出些光亮來。

齊茂行只靠著自個兒的雙臂支撐，便一點點挪著坐了起來，餘光掃到了蘇馨音這

似是瞧什麼新奇玩意般的期待眼神，也後知後覺的察覺到些許不對，動作便也忽的一頓。

只是也來不及說什麼了，小丫鬟桃月掀起門簾，伴著些許輕不可聞的窸窣聲響，一個身姿羸弱、嫋嫋娉娉的纖細身影就這麼走了進來。

「表哥，我聽下頭說你……」

吳瓊芳一進門就滿面擔憂，泫然欲泣的奔著屋裏的齊茂行而去，走到一半才忽的看見坐在圈椅上的蘇馨音。

她像是嚇了一跳，步子一停，連忙低了頭，屈膝福了一禮，手裏的帕子都攥得不成形狀，「見過……二奶奶。」

不光聲音弱弱的格外小心，連稱呼都是「二奶奶」這麼客氣。

蘇馨音便也看見了，這表姑娘看著約莫十四五年紀，長眼彎眉，面容姣好，就是身材單薄了些，下頭是雲草紋的石榴裙，上身是一件寶藍的輕薄夾襖，像是還沒從家裏獲罪的事上緩過來，行動間總有些憔悴，像是帶著些憂愁之態。

蘇馨音並不打算牽扯進齊茂行和她的事，態度就也很是溫和，「不必客氣，傷寒可好些了？」

據府裏傳出來的說法，吳姑娘自家裏獲罪之後，在牢裏叫寒氣傷了根本，身子一直不太好，昨天齊茂行就是因為聽說表妹傷寒咳嗽特地過去看望，時間晚了才索性在距離鴛鴦館不遠的外院歇了一夜，沒有回來。

蘇馨音這話只是隨口客套，但是吳瓊芳卻彷彿受到了詰問一般，緊緊咬著下唇，低著頭身子都有些隱隱的顫抖。

見她這副表現，蘇馨音愣了一瞬，回神想了想，也才反應過來，這表姑娘怕不是以為她這句話是不滿齊茂行宿在外院，有意責問？

想明白這個，蘇馨音立時閉了口，往後靠在椅背上，抬手朝齊茂行做了一個「您請便」的手勢，接著就這麼又端起了剛才放涼的參湯，垂著眼睛淺啜了一口。鑒於他們三個的特殊關係，她說什麼都可能被對方誤解，最好還是什麼都不說，就當自個兒不存在。

齊茂行看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他方才叫表妹進來時，還不覺有什麼不對，這會兒親眼見著表妹滿面的無措倉惶，這才察覺到了其中尷尬。

他知道吳家表妹有些過於多心了，但其實瓊芳幼時並不如此，從前的表妹端莊嫺雅、舉止大方，但自從去年姨父獲罪斬首，姨母無奈自盡，吳家只剩下她一個，還從好好的官家嫡女淪為賤籍奴婢，在教坊那等下流地界走了一遭。

雖然有他前後奔走看護著，並未當真吃了苦頭，但驚魂未定之下，行事變得多思多疑也實在情有可原，更莫提如今還是當著蘇馨音的面。

可是若叫蘇馨音為了表妹避讓出去……才想到這，齊茂行微微側眸，看了眼一旁老神在在的蘇馨音，不必嘗試便敏銳預感到自己若敢開口，必然得不著什麼好話。罷了，他這「夫人」實在難惹的很，他這會兒精神又不濟，還是先打發了表妹，尋個蘇馨音不在的時候再好好細聊。

這麼一想，齊茂行便忍下渾身的疲累，著意溫和了口氣，接過話頭道：「我無事，



瓊芳妳風寒可大好了？」

同樣的問題，蘇馨音問時滿臉難色，這會兒問的換了齊茂行，她便立即滿面動容，語帶哽咽，「我算得了什麼？只是表哥……」說到這她話頭一頓，眼睛瞬間濕潤起來。

不是蘇馨音這種裝模作樣光按眼角不流淚的，吳瓊芳一看就是真哭，而且還顧忌蘇馨音在場，努力壓抑著不太敢表露出來，單薄身子都微微發顫，淒美得如同嬌花泣露。

果然是真愛，瞧這模樣，真是看著她都感動了。蘇馨音默默抿一口參湯，又往大圈椅裏靠得更後了些。

齊茂行搖搖頭，聲音沉穩，帶著明顯的安撫意味，「不必擔心，妳只管安心在鴛鴦館住著，有什麼缺的或是遇上什麼事，就叫丫鬟去找奉書……」

「我哪裏是為著自個兒？」吳瓊芳抬起頭，眼眶發紅道：「下頭又是受傷又是中毒說什麼的人都有，表哥你告訴我，你究竟如何了？」

齊茂行聞言一頓，若是方才沒有魏公公過來，他自知前路渺茫，此刻自然會直言相告，並立即詢問表妹的打算，為她日後安排一條妥善的退路。

可他剛才已知道了自己這毒其實有解，卻偏偏不能說出來，一時之間不禁有些遲疑起來，不知該如何與她解釋。

「表哥……」吳瓊芳見他沉默，擔憂更甚，忍不住又叫一聲。

罷了，齊茂行聞言，立時做了決定。

就暫且叫表妹擔心一陣子罷了，等到殿下大事已成，他的「傷」也能痊癒，到了那時蘇馨音陪著他這廢人許久，算是仁至義盡，再提和離時，忘恩負義的惡名就全在他一個頭上，誰也不能再說蘇家女一個錯字。

等到和離之後，待到風聲過去些，他年紀也大了，說服家裏及祖母也會更容易些，能與表妹大婚自然最好，實在不成以妾之禮迎進來也罷，反正有這一次的教訓，他絕不會叫家裏背著他再定一回親事，日後也不會再尋旁人。

娘親去後，姨母便一直對他照顧有加，如今吳家有變，唯留表妹孤身一人，哪怕是看在娘親與姨母的面上，他護她一生必不叫表妹受了委屈就是。

一念及此，齊茂行的面色一正，不提自己身子到底如何，只是認真道：「妳不必擔心我，府裏那些流言妳也不用管，只仔細看顧好自己才是正事！」

說罷，見她穿得單薄，又忍不住皺眉道：「妳向來身子弱，風寒還未大好，為何趕這天快沉的時候出門，這個時候妳再病得厲害了，豈不是又與我平添一樁擔心？」

「我擔心表哥。」

吳瓊芳才解釋一句，眼眶泛紅的欲上前幾步再問個清楚，但齊茂行已不再多說，只吩咐了門口的蒲月，叫她去找一身姑娘能披的斗篷，又說回去路遠，怕天色晚了不好行走，叫人多提幾盞琉璃燈來。

幾口湯的功夫，原本纖細單薄的吳瓊芳就披了一件厚實的熊皮氈，一步三回頭、略顯臃腫的被丫鬟送出了門。

出了抱節居後，吳瓊芳的眼淚停下許多，只是才哭過的眼眶在外頭一吹風，就越發紅了起來，於這瑟瑟寒風裏顯得越發可憐憔悴。

一旁扶著她的丫鬟攬月焦急勸著，「姑娘千萬莫再哭了，明兒個起來，腫得更厲害了可怎麼好？」

吳瓊芳瞧著路旁還是一派蕭索的枯枝，語帶哽咽道：「表哥傷成這樣我怎能不心傷？」

攬月也是滿面擔憂，「府裏傳得沸沸揚揚，也不知道二爺到底傷的如何，若是當真有個好歹，姑娘您的日後可怎麼辦？」

「家破人亡不過浮萍之身罷了，還談什麼日後。」吳瓊芳垂眸自傷。

攬月卻比主子更急，「您可千萬別這麼說！要是二爺當真有個萬一，這府裏還有誰能顧及您的日後？奴婢多嘴了，只是姑娘想想，您的身分到底放在這，一個不好難不成當真要再回教坊不成！」

因為家中連累，吳瓊芳乃是官奴，一個「官」字便與尋常奴婢不同，一為官奴，終身都是賤籍，想要贖身從良都不可能，但凡無人相護，當真只有重回教坊這一個下場。

一提到教坊兩個字，分明身上披著這麼厚實的熊毛大氅，吳瓊芳都生生打了一個激靈。

她死死攥著手裏的帕子，不知想到了什麼，單薄的身軀都止不住的微微顫抖，半晌後才終於重新開了口，「好好打聽清楚，表哥的傷……到底是什麼情形？」